

〈腳踏車〉

生命中，常有些早已遺忘的意象或畫面，會被潛意識私自定格、補色並且鍍框，然後悄悄送回意識國度，如一幅畫，懸掛在記憶的高大白牆上。牆上一幅幅畫像彷彿一面面鏡子，從鏡子裡我們可以看見的不僅是特定的人、事、物，更是隱蔽於這些客體或事件背後，曲折幽微皺褶裏那早已逝去的歲月顏色與溫度。此外，令我訝異的是，這些圖像不似檔案櫃裡井然隔離儲存的資料，反倒像是開墾區裡來自各地的移民。當各式各樣的居民多了，久了，有了情感，竟跳離原本的時空疆域，悄悄在高牆上交流聯繫，發展出各自獨特的記憶聚落與風景。原本用來凝固往昔的一張張圖像意外地有了社群般的生命，有了開枝散葉的隱喻；甚至，蔓延至框架外……

下班顛峰時刻，手機鈴聲忽然響起，是讀工設系兒子的來電，雀躍的聲音裡傳來他得獎的訊息：「老爹，結果今年的競賽有近六百件作品來自四十五個國家，我設計的單車獲得優勝獎耶……」。拿著手機，聽兒子分享他難掩的喜悅，我不禁地停下腳步，站立在人行道上，仰首遙望遠處天空。頓時，大馬路上車水馬龍的喧囂與擁擠，停格，靜了下來。

民國四十年代末期，台灣南北來往的交通還依賴著配備旋轉風扇與翻背座椅的台鐵「平快車」。原本務農的父母爲了築夢，毅然決定帶著三個年幼的兄弟姐妹們，收拾兩箱衣物，從屏東鄉下，上台北打拚。經由同鄉友人的協助，暫時得以棲身在北投山腰上，一間廢棄倉庫內簡陋分隔的小房間，無需租金。父親學做木工，母親找到清潔打掃的工作，靠著微薄的收入，勉強住下來。在數度漂泊搬遷中，二姐與我相繼出生。

記憶牆上，被潛意識掛得最高、最遠的人生第一張模糊圖像是：父親。他騎著鐵馬，後面綑綁著帆布工具袋，袋口還露出兩三支長鋸子的木頭把柄。但任憑怎麼努力，也憶不起發生的時間與地點，似乎是他上工前，回頭向我揮手道別的模样。一時好奇，透過圖書館查詢，追溯到的老鐵馬，竟深深銘刻著台灣老一輩集體的歷史記憶。戰後，單車與紡織爲台灣兩大工業的龍頭，帶動當時正要起飛的經濟。另外，政府規定腳踏車必須掛車牌，繳牌照稅（一直到六十二年才取消此規定）。想是，在四、五十年代，單車仍是一項日常必需卻又奢侈的消費，郵差先生，養樂多媽媽、白領或藍領階級，騎著腳踏車穿梭大街小巷，這些景象均掛於三到五年級世代的兒時記憶高牆。父親曾經懷念地說，年輕那台鐵馬是跟著他南征北討的一匹「戰馬」。從他陳述的表情中，不難看出一種追憶似水年華感慨下，些許的驕傲。或許，對中南部來台北築夢的外鄉人而言，以兩三個月的工資，購買一部時髦又耐用的單車，買的不僅是謀生的工具，更是一個有溫度、有色彩、有雀躍的夢。一如當時廣告口號：「騎幸福牌自行車，踏上幸福之路」，似乎言說了半世紀前，一種離鄉背井赴都市尋夢的召喚，一種爲家庭幸福「骨力打拚」的集體意識與文化。

大概三、四歲時，全家從中央南路森永牛奶糖工廠旁，搬至火車站前的中正街，租了一間與其他家庭共用廚房與浴廁的雅房，定居下來。童年豐富的記憶幾乎都在這條街上：我們家正對面是生意興隆的碾米廠（米缸沒米時，母親就會遣使我去米店向老闆記帳拿米），街上除了孩童們最喜歡的柑仔店外，還有古早的日式診所、西服店、火炭店、醃漬醬菜店、彈棉絮的小工廠等（這些意像仍零散掛在牆上左右角落）。前年母親往生之前，姐姐們與我陪她一起重遊舊地，一路上聽母親訴說每一處「故居」現場，那時她跟父親如何裹著夢想的外衣度日子，在硬幣邊緣努力活著，嚐盡人情冷暖，有哀愁，也有美麗。如今，舊時木製的瓦頂日式火車站已成為現代又炫麗的捷運北投站。中正街依舊存在，卻早已大樓林立，星轉物移，滄海桑田。意外的是，街尾處一間腳踏車修理店的老房子，竟還保留下來。我駐足在昔日放滿腳踏車的「亭仔腳」下察看——昔日的招牌，斑駁的木門，空氣一股厚重油味，隨風，撲鼻而來，童年的黑白格狀電影影像猛然在眼前快速倒帶……。

老街的腳踏車店使我聯想起，記憶牆高處，一幅會呼吸、有心跳的活畫面：父親心愛的腳踏車。回憶中，父親一天的工作勞累後，總喜歡在晚餐時喝上一兩杯米酒加保力達 B。當時，電視仍未普及，家人們飯後均有一段互動與休息的時間；因此，當母親到廚房清洗碗筷時，父親就會拿起抹布與車油，走向停放在進門角落的鐵馬，宛如出征前負責整軍備馬的馬伕，認真執行標準程序的每一項準備工作。而我，總愛「怙怙」蹲踞一旁，觀看父親保養他的戰馬——從一日日相扣的鐵鍊上油，測試與調整煞車，再仔細擦拭尖筒電燈、圓罩鈴鐺、把手、車架、貨架、輪圈，一直擦到三角尖嘴狀的真皮座墊。最後，站立在龍頭前，他會使勁哈上幾口氣，打亮前輪弧蓋上突起的「幸福牌」彩色盾形標誌，作為一種每日儀式的重要收尾動作。

遙想，就讀幼稚園的第一天，父親特地騎鐵馬載我上學。路上，他諄諄告誡我：「阿弟仔，你要記得，要乖乖聽老師的話，認真讀冊，大漢以後，就可以拿筆，坐辦公桌，不要像阿爸做苦工，知影欸？」「知影！」我趕緊敷衍地允諾，因為那時小小年紀坐在橫桿上的我，正緊緊地抓著龍頭把手，沿路專注看著前方兩旁陌生的街道，不斷開展，既興奮又害怕。畢竟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離家，前往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。讀國小後，我常像青蛙般蹬上父親的後車架，當個跟屁蟲，每當左手抱穩父親的腰後，右手即握拳揮舞，高喊著：「衝啊！衝啊！」父親總會順著我的吆喝聲，加快車速，配合演出。

不知為何，如今這些坐在父親鐵馬上的意象，總會讓我連接到懸掛在記憶白牆左下方，一幅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《單車失竊記》中父子騎鐵馬的圖像。狄西嘉導演的黑白鏡頭下，生動地訴說了一則跨時代的感人寓言——單車作為一個普通的生活物件如何承載父子滿溢的希望與快樂，貧窮作為一個人類普遍的現象又如何不斷複印著不同的悲傷與無助。

俯首，看見記憶白牆下方掛著一張可愛的圖像：我人生的第一部腳踏車。這部單車是台灣製「迷你車」（早期外銷美國的嬉皮車），其特色是一個長弧香蕉形

座墊，造型流線，像一部小跑車般，沒有累贅的後座。其實，這是國小四年級時，父親從鄰近「壞銅舊錫」的回收場收購回家，自己重新整修後，上大紅漆，當作送給我的生日禮物。喜出望外的我，剛開始時心底雖然有點小嘀咕（它不如同學或鄰居小朋友們的高級單車新穎），但我還是非常喜歡與珍惜，因為它也算相當有型，夠酷。那晚，興奮到徹夜難眠，翌日天方魚白，即興沖沖地偷偷牽著人生頭匹愛馬，到濛濛初晨的街上練習，急迫地想成為一位像父親般虎虎生風的騎士。結果，不到十分鐘，便跛著腳（膝蓋破皮流血，手肘也傷得不輕），牽著「落鏈」的愛馬，忍痛抵著嘴回家。下場如此淒慘是因為我還不會「煞車」，就想「飆車」。早餐畢，父親耐心地幫我上了人生第一節正規的「騎馬」課，包括如何控制速度，觀察街道車輛，使用鈴鐺，轉彎打手勢以及修理「落鏈」的愛馬等。從此，開始了我愛戀單車的人生，迷上單車賦予生活一種自在的篤實感。因此，不管是服役、出國讀書或回國任教，單車一直都是身旁無可取代的忠實伴侶。

人生無常，悲歡交隨。父親從發現癌症開刀，接受化療，到六年前末期再次住院，均在我任教學校的附設醫院治療。那幾段日子裡，我每天總騎著腳踏車匆匆來往公寓、學校與醫院三地。之後，父親逐漸呈現惡病體質：全身倦怠、噁心嘔吐、失眠、憂鬱，他常引以為傲的一頭華髮，也如冬葉般一一辭枝、落地。死亡的恐懼貪婪地蠶食他最後幾片殘存尊嚴的心靈桑葉。傍晚，背他進浴室沐浴時，他會將全身的重量，從床上邊緣交付給我，以大嬰孩似的雙手交叉摟著我的脖子。當扶著他面對浴室牆壁時，他的雙腳總不斷顫抖，雙手用盡餘力，緊緊抓住蓮蓬頭下的扶把，懷疑，恐慌，不停地回頭看我。待他勉強站穩後，我必須一邊安撫他，一邊盡快擦抹沐浴乳在他泛黃的身體，再快速清洗，沖水，擦乾，換上新尿褲與乾淨的衣服。有一回，澡後背他出來坐在床邊休息時，不經意地從後方望著他：瘦骨嶙峋的身體、稀疏剩餘的白髮、衰頹老病的背影。想起昔日中正街鐵馬上雄姿英發的父親，莫名的悲痛猛然襲來，心一陣酸楚，咬著下唇，終是紅了眼。面對生命無情的打擊，言語成為一種令人驚慌的陌生，一種無法直接回應的暴力。

驀然，望見懸掛在記憶白牆上那《單車失竊記》片尾的父子影像：兩人低頭無語，一起走向茫然的道路。悲傷與無助成了失去單車後父子圖像最沉默的框架。

那年五月底，辦理完父親的後事，一段四十二年的父子關係正式劃下句點。期盼藉由轉念來面對「親不在」的失落與悲痛，因此下定決心，好好珍惜與經營生命中另一段父子關係，我與兒子的關係。於是突發奇想：邀高二的兒子騎單車環島！

記憶牆正前方，還有一幅會呼吸、有心跳的活畫面：兒子心愛的腳踏車。兒子讀高一時，對單車運動就有高度的興趣與熱情。他開始購買各種腳踏車相關的書籍與雜誌，常閉關專心閱讀與研究，並決定課後在補習班打工，省吃儉用，最後存足一萬多塊，自己拼裝了人生第一台登山越野車。因捨不得看愛馬吹風淋雨，兒子索性將它扛回五樓的家中「供奉」。有時，他會半夜在客廳，靜靜擦拭那早已一塵不染的發亮鐵騎：輕盈流線的黑色車架、八段變速飛輪、超窄型鍊條、

鋁合金快拆夾器、牛角握把、高亮度 LED 燈，搭配上運動型坐墊。每天上學會賴床的他，卻在週末自己設定鬧鐘，清晨五點半準時起床，騎著愛馬出遊。騎單車成爲他每週最期待及最快樂的事。週年後，他還特地買了蛋糕，點了一根蠟燭，獨自爲愛馬慶生。

於是，單車環島，這樣有點挑戰、有點突然的計畫，給了父子生活另類的共同期待與雀躍。那年八月，我們並肩踏上滾滾疾馳的風火輪，組成瘋狂二人組。十天精彩記憶畫面中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花路段的戲劇性圖像。清晨，天氣轉晴，原以爲前一天「落湯雞」的苦難就此結束，回到陽光歡樂的旅途，向花蓮邁進；怎知蘇花公路一開始就是綿延五公里毫無間斷的大爬坡，然後五公里的險降波，再五公里的大爬坡，一直到花蓮新城前似乎沒有多少平坦的路段。道路艱難，卻更燃燒父子的熱情與意志。太陽高掛的午時，兒子在險降坡轉彎處，因車速稍快加上碎石及潮濕的路面，猛然在我正前方上演整個人「摔車」滑行的景象：因旁有恐怖的海岸懸崖，後有一部部砂石車以及大貨車，險象環生（如今憶起此畫面仍怵目驚心）。當下，我向兒子大喊：「不要慌！」立刻側停單車，揮手阻擋後方前來的卡車。兒子也勇敢地咬牙忍痛，單腳跳起，牽起愛車，跛著腳，跳到靠山面的路旁坐下。察看傷勢後，確認沒傷到骨頭，然而大腿及腳踝卻磨去了一層皮，鮮血直流，我趕緊拿出急救藥品，做簡單的消毒與止血醫療。

幾經討論，我們決定放棄當天的單車行程，改在南澳搭火車到花蓮。但到達火車站時，卻發現下一班火車仍須久候，且必須拆車裝袋才能上車，兒子竟向我提議繼續騎，無須搭火車。我問他：「還行嗎？」他自信地回答：「OK 啦！走唄！」那一刻，我以「刮目相看」的眼神望著兒子跨上單車的背影。心想看了十六年的男孩，在此刻竟轉爲有能力面對問題，並勇於承擔的男人！兒子的決定雖然「痛苦」，但卻非常值得，因爲從南澳到清水斷崖，再到太魯閣這段路可說是十天旅途中最優質的山水：驚心動魄的海濤拍岸，側峰橫嶺，參差纏綿，夔夔並列天外，靜絕人間。於是，一幕幕令人沉醉及讚嘆的景色，以曲折蜿蜒之姿，在我們單車手把前不斷驚異地揭開。終於征服高難度的蘇花公路，帶著受傷的兒子與滿溢的驚嘆心情，在星月朦朧的夜色中到達花蓮市。

回想那十天的日月更迭，我們共用了二十五片酸痛貼布、一瓶肌樂及半盒酸痛軟膏，喝掉近百瓶開水。在風雨與豔陽下，沿海岸線毫無間斷地騎了一千一百公里，踩踏過二十一個縣市以及數十座山與百餘座橋，拜訪許多人文勝地、美麗風景與歷史古蹟。嚐遍各地名產與小吃，體驗不少另類的生命經驗。沒有公文、E-mail、會議、計畫、教學以及行政等工作嚴格管控我每天生命的能量，而兒子也有機會脫離上課、補習、上網、電玩、漫畫、電視、讀書以及寫評量爲主的生活結構。父子「逗陣」的畫面從此有了一個永不褪色的黃金畫框。

握筆，掀開這些層層疊疊幽微的記憶皺褶之後，我得以看見高大白牆上腳踏車串聯形成的整體聚落風景，以及靜靜隱居在聚落深處早已陌生的自己。

兒子不久前收到國際自行車設計競賽的通知，他的單車入圍二十二件作品之一，並獲邀參加今年三月的國際自行車展，開幕當天宣佈得獎名單，並舉行頒獎

典禮。「……還有，跟你說又，我另外還得到『自行車廠商獎』，領獎後公司總裁特地來跟我恭喜，稱讚我的創意，希望我畢業後可以到他們公司應徵……」耳邊的手機持續傳來兒子興奮的聲音。仍佇立於大路旁停格畫框內的我，不禁閉上雙眼，看見那幅最高、最遙遠的畫面——父親騎著鐵馬正回首向我揮手。